

紅色的面告



福生

香港啟真學理會出版

4

花合百的色紅

卷 四 第

傳女貞王納亞

譯編社昌王

版出會學理真港香

ANNA WANG

Puella Sinensis quae in persecutione Boxerum
pro Christo sanguinem suum fudit.

Auctor: P. P. X. Mertens, S. J.

In linguam sinicam vertit: S. Wang (王昌社)

ANNA WANG

A child heroine who suffered martyrdom
during the Boxers, persecution.

Author P.X. Mertens; Translator: S. Wang(王昌社)

No. T-4.

CATHOLIC TRUTH SOCIETY

8, Connaught Road C.—King's Bldg.

HONG KONG

紅色的百合花

—— 中國致命真福傳 ——

第四卷 亞納王貞女傳

目次

上編	艱苦的身世……………	卅一
下編	為主捨身……………	卅一

「亞納王貞女傳」是根據 P. X. Mertens 神父的原著翻譯的。原書是專為法國的兒童寫的，所以結構與文筆均極切合兒童的心理。王貞女以十四歲之幼齡為主致命，關於她一生事蹟的紀述，原是兒童的最佳讀物，因此我們在編這本傳記的時候，不但取材於 P. X. Mertens 神父的原著，而且採用了該書的風格。

亞納王貞女傳

上編 艱苦的身世

馬家莊的貧家女

河北省獻縣以南約五百里處，有一大片膏腴的土地，這一帶便是舊時廣平府屬的威縣轄境，物產豐饒，人烟稠密，居民勤儉耐勞，風俗也很淳樸。以前這地方是獻縣教區的一部，由耶穌會士担任傳教工作。到了一九二九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把這地方劃出，另立永年代牧區，教務改歸國籍神職班主持，同時簡任國籍司鐸崔若瑟做該區第一任宗座代牧，召往羅馬，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親自舉行祝聖大典禮。

本書所要紀述的童貞致命王亞納女士，便是在這個如今已屬國籍主教主持的教區內，

於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誕生的。她出生的地方叫馬家莊，是一個小鄉村。這時候馬家莊的本堂司鐸是耶穌會法籍會士趙席珍神父（P. René Joré）後來也在武邑致命（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他慣常住趙家莊大會口，在馬家莊北面，相距只幾里。

亞納的母親張氏，是一個極熱心，極有聖德的女教友。這孩子真不幸，剛在五歲上，這位好母親就去世了。她的父親雖是教友，却冷淡得很，一年四季，總不見他踏進聖堂門。這回他死了妻子，就續娶，娶的是平氏，也是個冷淡的女教友，真可說是配了對。亞納這小妮子有了後母之後，就得天天奉承她，叫她「娘」。

這還不夠苦，她家裏除了父母外，還有個很厲害的祖母。她的年紀還不高，體格壯健，性情兇暴，且很慳吝。她也像她的兒子一樣，不念經，不進聖堂門；却要兒子事事依順她，家事樣樣要由她作主，合家大小都得聽她吩咐使喚，且待誰都沒好臉。她每天要命這個做這樣，那個做那樣，不准有片刻的空閒，可是分派起口糧來，却非常慳吝，總教人吃不飽。

實在亞納家裏窮得了不得，合家都在極度困苦中掙扎着。

土窰屋

我們不妨到馬家莊去看看她的家是怎樣的。

先走進柴扉，我們便踏上一片場地。那裏有幾隻雞在來回尋食；一條餓瘦了的看家狗，懶洋洋地躺在壁邊。場地盡頭處，有一座面南的土窰屋，屋頂是用高粱稜和灰土蓋成的，屋子中間有着一道門，開闔很不靈便，兩旁各有一扇紙糊窗。麻雀、蚊、和各種昆蟲在這裏自由出入。

這座土窰房還分作極小的三間，中間一間砌着爐灶作廚房用，裏面放着鐵鍋、水吊、幾隻碗盞，又堆着些木柴樹枝，靠壁又安放着一隻舊櫃箱，合家賴以活命的少許米糧、蕎麥和小米子，便在這櫃箱裏面藏着。右面一間是臥房。你要是走進去參觀，第一就要問他睡覺的牀鋪在那裏。你看！那不是麼？靠壁一長棧，從南到北，佔了大半間。用磚砌成的土炕，便是合家大小安睡的地方。左面一間小得多，只作堆放雜物用。

六七歲的小女子亞納，上身穿着一件單短衫，下身穿着一條布單褲，從家裏走出來，只見她露出臂膊，容顏消瘦非常，顯見得挨餓是常事；腦後拖着一根短辮，用紅紗繩紮住。可是她臉上總是欣欣然，微露着笑容。她一天到晚忙個不停，要在家裏做許多工作：掃地、洗碗盞、擦鍋子……餘下的時候，就出外拾柴，拿回來做燃料。她在外的時候多，在家裏的時候少，每天除了出去檢些枯枝敗葉，當柴燒外，還得上學讀經，學要理問答。

自從沒了親媽媽，這孩子就格外苦！父親和後母全不把她放在心上。祖母待她也很刻薄，毫無半點憐愛之情，要她兩手不住操作，閒了就得挨罵。老太婆抱定宗旨，要她「做得多，吃得少」，每說：「像她這麼一點年紀，一天只須吃一頓飯就夠了」。所以小亞納每天一早起來，要餓到中午才有一點東西給她吃。

小亞納從小受她的祖母這樣虐待，吃的苦真不小。然而她過慣了這種窮苦的生活，從小就知道忍受一切困苦艱難，知道為天主立功勞；她的肉身雖則不住凍着、餓着，挨打受罵，到處受人欺侮，她的純潔的靈魂，却常感覺着無窮的神樂；她小時候所受的磨折，漸漸養成

了勇敢剛毅，寧死不屈的精神，使她小小年紀，就獲得了致命的榮冠。

馬家莊小學校

馬家莊也有幾家家道小康的教友，肯為天主慷慨捐輸，建造了一座小聖堂，幾間給本堂司鐸住的宅子。無奈這是一個很小的會口，本堂神父難得蒞臨，一年中至多來八九次。那時傳教司鐸實在太少，教區的地面很廣闊，一位神父住住要兼管三四十處相距很遠的堂口。馬家莊的本堂神父在聖堂附近造了幾間房屋，開一座小學校，教奉教人家的女孩子來讀經學道理。學校裏有一間可以容納二三十名女學生的課室，一間給教讀的守貞女住的臥室，另外有一間年長婦女們的課室，屋外有一片空地，給學生們做散心場，四周種些樹，樹蔭濃密，夏天可以遮蔽炎熱的太陽。

那時馬家莊女子小學校是由王路濟亞貞女管理着。她是個很好的女教師，直到一九三五年還活着；小亞納在校讀書和後來為天主致命的情形，都是由她親口講述的，學生們個個都

喜歡她，學校裏常常聽到「大姑！大姑！」的叫聲，這是那時北方女孩子們尊敬學校裏教讀貞女的稱呼。

亞納最喜歡上學堂，一跨進學堂門，心裏就有說不出的快樂。從前，當她正在襁褓中的時候，她的親媽媽常把她抱在懷裏，和隣家婦女們一同紡紗。她四歲時，就會跟大人們站在長凳子上念經。她活潑伶俐，不久就會唱亞物，也會發痛悔（北方教友們有許多經文不是念的而是高聲唱出）。她的親娘臨終時，見自己的小亞納跪在牀前，捧着小手，恭念「亞物瑪利亞……」，看去真像天神一樣，雖然捨不得，却也感覺無限欣慰！

她的後母和她的親娘截然不同。她也受着婆婆的虐待，一肚悶氣都在小亞納身上發洩，怪她只想上學，不想做活，且總是說：「我們這樣窮人家，不做工還活得了嗎？大妮，你去檢柴來燒飯啊！」不差，還是大妮每天的工作，也是她的本分，她非得天天去檢柴來煮飯不可。廣平府在河北省的最南部，和北部情形不同，不出煤炭，窮人家買不起煤磚煤屑做燃料。

但亞納想出了一個兩全的好方法，來調和這每天檢柴工作和上學讀書的衝突。她極願上學，又不能不聽命去檢柴。她於是一聽到初次雞啼聲，就起身下牀，背了竹筐子，帶了荳帚，出門跑到山野裏，一路走，一路念早課，檢柴，掃落葉，摘取小枯枝，等到學堂裏打鐘上學的時候，她的筐子已裝滿了，便急急回家放下筐子，拿起書包，不顧自己肚子餓火中燒，飛也似的跑到學堂裏去讀經上課。

殷殷向學的小妮子

這麼一點年紀的小姑娘，不論寒冬盛夏，大清早就得起來，餓着肚子，到山林田野間往返奔走，趕許多路，做三四小時的工作，這真教她多麼之累，多麼受苦！然而她渴願讀書，殷殷向學，把勞苦、飢餓、寒風、熱汗，全忘掉啦！一進課堂，就全神貫注在書本上；受了課，就埋頭苦讀，比衆用心。不久，她便已讀完了早晚課，全部要理問答，和各種主要經文。

那時候，鄉村孩子們學習要理問答，只要讀熟了背得出，就算是可以了，要他們懂得意義，真不容易。可是小亞納却懂得，且講得出其中的道理，這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一天，本堂神父問她：『那幾件聖事，領的人靈魂上有印號呢？』她立刻回答：『有三件，就是聖洗、堅振、神品』。神父便指着女教師問她：『大姑的靈魂上有幾個印號？』她說：『神父，她有兩個：聖洗和堅振』。——你呢？你有幾個印號，——我啊，我只有一個，因為我還沒有領堅振呢』。神父便微笑着說：『我呢？——神父有三個印號，你是有神品的啊！』

同學們的譏侮

亞納在校中待誰都良善，她從不罵人，也不和同學們爭吵口角，她知道自己出身貧賤，常把自己當作人家的奴婢。她在學校裏也願意當苦差使，替人服役、掃地、揩檯凳、拔去野草，她這些不但肯做，而且還認為應當做。她做這些事情，師長和同學們都見慣了，不以為奇。起先，她供人使喚還有人向她道聲「勞乏」；日子久了，就連謝都不謝她一聲。大家隨

隨便使喚她，這個說：「亞納，你給我倒些水來」；那個說：「大妮，你去把桌子擦一下」而且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好，打掃收拾，總做得很乾淨。不拘甚麼時候，一喚她，她就去做，做得又很快，一點不苟且，不偷懶。所以大家都喜歡她。

然而好天主簡選她將來要給自己做證人，所以還要她受些磨難，使她準備不久為天主捨身致命，做一個完全的大祭獻。

學校裏有幾個頑皮的女孩子，雖然不一定是安着壞心要作踐她，但她們却慣常要戲弄她，譏笑她窮苦。亞納每天在將近八句鐘的時候上學，那時，她已做下大半天工作，走過許多路了，可是從上一天中午到如今，還沒有吃到一點東西。她於是覺得飢餓極了，難受到了不得。有時候她再也熬不住了，不禁放聲大哭。有幾個好同學，比方瑪利亞等，有時候見她餓得真可憐，十分不過意，便給她一塊吃剩的糕餅，或是一兩個冷饑饉。但別的呢，說來真教人有氣，她們見她挨餓受苦，握着兩個小拳頭，使勁按在餓虛的肚子上，一路走，一路傷心哭泣着，非但沒有哀憐她的心，反而取笑她，拉開她的衣袖，對她說：「大妮，你不要裝

鬼臉呀！你該是餓得緊嗎？」她們就這樣說說笑笑，在她身邊跳來跳去，拿她尋開心。

大妮聽了這話，眼淚就越發像珍珠斷線似的落下來了，却漸漸轉換了一副臉，勉強拭淚含笑，對付這班難為她的頑皮孩子們。

一天，她們戲弄得太過分了。她餓得難受，又聽了這許多譏笑她的話，覺得格外傷心，忍不住就號啕大哭。女教師聽見了，就過來責備這班壞東西，說：「頑皮小東西，你們為甚麼戲弄她？為甚麼惹亞納哭？難道窮苦是壞事情嗎？肚子餓就有罪麼？」但亞納却不作聲，一句也不罵她們，也毫無忿忿不平，記仇含恨的表示。

衣不蔽體

老太婆不管孫女衣着穿得穿不得，只給她幾件渾身破爛的衣衫，穿上竟遮蔽不住孩子的身體。大妮一年到頭，露出頸頸，赤着臂膊，大冷天清早出去檢柴，被凜冽的朔風吹得渾身瑟瑟地抖。這種窮苦的景況，又給學校裏幾個沒良心的同學添上了取笑的資料。她們每每指着

亞納衣衫上的破洞，打夥兒說笑。這個說：『我看得見她的背脊』；那個說：『我看得出她的肋旁』。但亞納聽了這些刻薄話，總不生氣，有時候還很溫和的說：『難道你們還不知道我窮苦嗎？為甚要取笑我呢？』

打碎飯碗的故事

從前，獻縣大修院裏，有一個年輕的僕人，聖名叫路加，他每天替院長神父收拾房間，換清水，給修生們預備伙食。一天，院長神父公畢回房，只見水壺子已打碎了，衣包被水浸溼，便叫路加到跟前，大加申斥說：路加『以後你做事總得稍為用一點心才好！你得留意，不要弄壞修院的東西呀。你該知道，我們很窮呢』。

他依頭受責，不出一聲，聽罷吩咐，就恭恭敬敬，一鞠躬退下，豈知他去了以後，一會兒，本院某修生就進來了。對院長說：『神父，我認錯了。今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到神父房裏來拿鈴，神父却不在房裏。我在黑暗摸索，不料撞倒了水壺子，把它打破了』。院長

一聽，就命他去把路加喚來，對他說：「抱歉得很，我錯怪你了。可是，好人，你怎麼一聲不響呢？」

路加說：「神父，吾主耶穌當受難時，人家誣告他，他也一聲不響」。好路加，他這樣大量，天主就報答他，賜他修道的聖召。後來他進了北平附近「憂苦之慰」聖母苦修院，非常熱心，滿懷神樂而去世。

如今我們書歸正傳，我們的小亞納也有這樣謙遜良善的德行，所以天主也報答她，賜她致命的榮冠。

據小學女教師王路濟亞貞女講，有一天，學校裏打破了一隻碗，她就查問是誰這樣不經心，問來問去總問不出，有一壞孩子出頭告發，說是亞納打破的。女教師便問亞納說：「原來是你嗎？」亞納不答辯，因此受了懲罰。

以後學生們知道亞納受了冤枉不伸訴，有了錯，怕挨打受責，大家都推在她身上。幾時亞納沒有揩抹好，掃地掃得不乾淨，弄壞了甚麼東西，不見了紙筆，總之，不拘出了甚麼岔

子，都說是亞納的不好。因此，小亞納受的冤枉竟不知有多少。然而感謝天主，女教師終於察覺這種光景有些不對了，以後，就不再相信學生們的謠語，但亞納還是照舊不聲不響，人家說她犯了甚麼過失，她總安心忍受，不說一句話辯白。

代人受責

專制時代，學校裏懲戒小學生時，常加以苦楚，沒有面壁記過，扣分等辦法，學生們犯了規矩，有了錯處，先生們就叫他們攤開手心，拿起戒尺，着實打幾下，就算罰過了。學生們受這種責罰，北方人叫做「挨板子」，南方人叫做「吃手心」。這原是前清私塾中老學究懲治頑強學子的有效辦法，既乾脆，又痛快，打在掌心上，痛澈心肝，便是最頑劣最囂張的孩子，也受不了這用堅木製成，沉重光圓的戒尺。

那時清廷還沒有廢科舉，所有學校和現代的大不相同，便是公教本籍區的讀經小學，也沿用着私塾中老學究們的教學法，只是女教師用戒尺打在女孩子手心上，總比較輕得多，但

亞納，挨過了幾下冤枉板子，也必嘗到了這種痛澈心肝的滋味。所以據王貞女說：『她不忍見同學們挨板子，情願代人領責，便是那些欺侮她的頑皮女孩子們，也不在例外。有時我叫某學生過來，正要拿起板子來打她幾下，亞納就跑上前來央求我，攤開手心對我說：『大姑，別打她，我替她領責就是』。

亞納對她的同學，實在友愛非常，甯可自己受罪，不肯教人受責。她情願自己吃苦，教人心裏快樂。同學們彼此相爭不讓，她就願自己吃虧，設法替她們解勸。一切錯處總由她一人承受，每說：『你對！這都是我的不是。』

懷念慈母

亞納喜歡祈禱。她從小習慣了她親媽媽的表樣，跟着她念經。每逢母親領她到聖堂裏，她就端端正正地跪在母親身邊，捧着小手，誠心誠意地念經求天主。可惜她的後母，不肯念經，至於祖母更不必說，念經的時候更是絕無僅有的了。這孩子每想起自己的母親，便懷着

一腔悲憤獨自進堂祈禱去了。她跪在從前母親常跪的地方，獨個兒留在堂裏，和天主晤對，往往祈禱出了神，忘記了上學的時刻。

有好幾回，王大姑走進課室，不見了亞納，便去找她，終於在聖堂裏找到；只見她匍匐在地上，餓瘦了的身子，左一擺右一擺地動盪着，細削的頸頸——將來要為吾主耶穌被刀砍斷的這尊貴的頸頸——東一歪，西一倒，顯見得是沒有力量挺起來。大姑就輕輕走過去，推她一下說：『亞納，該上學啦』。等她進了學堂裏，大姑見她的衣襟都沾溼，知道她又哭過，便拉拉她的手，拍拍她的肩，撫慰她說：『小妮子真苦呀，經念慣了連飯都不想吃了！』

女教友們的領經人

亞納每天要念全份玫瑰經，後來又加念聖心串經，求耶穌聖心賜她的父親和祖母回頭改過。每當舉行公眾念經的時候，亞納總是首先到堂，從不落後。每逢若瑟月、聖母月和聖心月，每天晚上，聖堂裏總要舉行特別祈禱，接着講一篇短道理。這原是少數熱心婦女參加的

神業功課。尋常教友們是不去參加的；但是亞納每天必到。堂裏鐘聲一響，她就提了拾柴的筐子或是割草的草屨，從田裏急急跑來，把筐子放在堂門口，進堂跪下，熱心誦禱，功課完畢後，便又急急跑到田野裏去，工作加倍努力，免使那可怕的祖母生氣而挨打。

前面我們提起過，那時北方人念的經，有的是要高聲誦唱的，要唱得抑揚頓挫，疾徐中節，真是頗不容易呢；再則，領經的人，切不可遲到，否則一切就攪亂了。亞納既然準時到堂從不落後，她的音調，又鏗鏘沉着，懇切動聽，大家便以為她必然口誦心維，體味得經中的意義。每逢主日和大瞻禮日，衆信友齊集聖堂，瞻禮誦禱，領經的是一個男教友，但在別的日子，特別是在三個聖月裏，下午公行聖月課的時候，大家都推舉亞納做領經人。她很喜歡擔任這個神聖職務，而且能勝任愉快，總是抖擻精神，首先唱着，念着，直到遭難遇害，始終未嘗稍有懈怠。

領聖體前後的熱心

學校裏每上一課，學生們就到場地上去遊玩，休息一刻或是兩刻鐘。退課後，亞納跟衆同學上散心場去玩一會兒，便又回到課堂裏去。她回去做甚麼呢？起先大家都不知道，但不久王女師和同學們就從窗口裏望見她跪在書桌前的坐凳上；靠着桌上一堆書，供了一頓聖母像，她就對着聖母像，拿出念珠，念玫瑰經。

但亞納生平最大的福樂，却是領聖體。可惜這種福份極難得，傳教司鐸太少了，本堂神父不常到，通年算起來，一個月一次也不到，所以教友們領聖體的機會極少。

每當本堂神父到了張家莊的時候，王貞女就率領通班女學生，排了隊，走到聖堂裏行告解。學生們告解完畢後，魚貫出聖堂，就在堂前門廊下說笑玩耍，有幾個，也許還要爭吵喧鬧。亞納却一直回到學校裏，或是回到家裏，保持靜默，不和人說話。同學們便問她：「亞納，你為甚不開口？」她說：「明天好天主要降臨到我心裏來了，我該好好預備迎接啊。」

女教師每見頑皮孩子不肯聽教誨，就說：『你看，亞納多麼熱心。你却不肯保持靜默，定定心！為甚不效法亞納呢？』

神父到了之後，做過彌撒，聖堂裏供着聖體，亞納就不時進堂拜聖體，她每次路過堂門口，總要進去拜望好耶穌，從來不會「過門不入」的，便是忙得了不得，也必進去一會兒，念幾遍經才出堂。她給好耶穌說些甚麼話，我們可不得而知。我認得獻縣的一個小學生，他拜聖體的時候，總要對耶穌說：『耶穌，我的大哥啊，我來對你說，我常常愛慕你！』如今小亞納說的，諒必也是這一類的話。

講聖書

每逢主日，或是罷工大瞻禮日，王路濟亞貞女便叫婦女們齊到學堂裏，給她們講聖書。這當兒學校裏的女孩子們不讀書，却在場地上遊戲散心，一片喧嘩叫罵聲，鬧得天翻地覆。大家正在盡情笑樂，一會兒，亞納却獨自溜開了，躡手躡腳地溜進了課堂，輕輕走到婦女們

背後一排長凳上，坐下聽講。

她的記憶力真不差，聽王女師念了一遍，就完全記得了。她好學不倦，雖然家境貧苦，且又年紀很輕，可是她對於聖學一門，知道的已很多了。她知道許多聖人聖女的名字事略，講得出聖教史上所記的許多大事情，許多大聖蹟，以及聖人聖女們的許多好教訓和好表樣。

寧願餓死決不偷盜

北方地勢高爽，氣候乾燥，只宜種麥，種棉花，不宜種稻；有些地方也可以種些高粱，小米或是別的雜糧。一年兩熟，在五六月和九十月裏都有收成。每當麥熟的時候，田裏麥穗累累，農夫們快要去收割了，便有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們在田裏偷偷摸摸，趁人不看見，摘些麥穗，揣在懷裏，藏在衣袋裏，拿回家裏去。

有一個女同學，一天對亞納說：『你這麼窮，餓了沒飯吃，我看你不妨去偷一點麥，這算不得犯大罪啊，為甚不幹一下呢？』這些話教那貪吝的祖母，和那不熱心的父親聽了，一

定會贊成，認這種勸告是好意。亞納却不然。當下，她一口回絕說：『不，我決不幹這竊盜的勾當。好天主既然教我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養活我的，一定不會教我餓死的。我們不是天天念着『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嗎』？接着她又堅決地說：『無論如何，我情願餓死，却不偷人家的東西』。

亞納不但恪守天主的誠命，也謹遵聖教會的規律，她雖然生性活潑好動，勤於操作，却不肯免除罷工的本分。有人對她說：『你可以不罷工，因為你實在太窮了，不做就沒飯吃』。亞納却說：『我只靠天主，不靠自己，我守好天主的誠命，天主自會養活我的啊』！從這句話可見出她的超性思想，已經到了甚麼地步。

守大齋

亞納從小聽慣教師講守齋克苦的意義和功效，對於這端道理懂得很清楚，所以不久她就願意克苦守大齋，一來為立一點功勞，補贖自己的罪，二來為表明自己愛慕耶穌，特別為求

天主開恩，賜她的父親和祖母改過遷善，救得靈魂。可是她只是個小女子，還沒有成年。守大齋不合聖教會的規矩，這該怎麼辦呢？她的小明悟解決不來這個難題，想了好一會，便去問她的師傅王貞女，說：『大姑，我要開始守大齋了』。女師說：『大妮，你只有十一歲，怎好守大齋呢？——這個不相干，我願意為我的爸爸守大齋。……不過我該怎樣守法呢？問答上說：「守大齋，一天只准吃一頓飯」。我要開始守大齋，該怎樣辦？我每天中午吃的一頓飯，就不吃了，你看好嗎？』王貞女聽了禁不住一陣心酸，不由得迸出眼淚來了，便說：『好孩子，不行，亞納，你聽好我的話，每天早上，你覺得餓嗎？——餓的。——這不教你受罪嗎？——是啊！大姑，有時候，我覺得餓得很，挨到中午，簡直難受極啦！——好吧，你就把這飢餓的苦，獻給吾主耶穌，這就是守大齋了，你只要像平時一樣吃飯就是了』。亞納說：『那麼，我天天只吃一頓飯，這可算得天天守大齋嗎？』她說的時候，瞪着眼，顯出一半懷疑，一半希望的神情。大姑便說：『好孩子，這個一定算得。大妮，你聽我的話，你要開始守大齋，儘管照一向的樣子過活，只要有心守大齋，這就夠了』。

這番話使亞納心中感覺到莫大的快慰，永遠不能磨滅。她好比得到了一種新啟迪，使她以後的生活頓時改觀，她平素的窮苦生活從此變成了無數功勞，她的靈魂，就日積月累的添上了無限光輝，漸漸達到了為主捨身的極光榮的境界。

從此這個小女子就天天愛慕耶穌，為了要救靈魂的緣故，甘心樂意，把忍受飢餓的痛苦，獻給天主，當作守大齋了，果然，她以前原是每天只吃一頓飯，現在還是吃一頓，表面上看來，似乎並沒有甚麼分別，可是她現在有了超性的動機，她的心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她只吃一頓飯，按她的本性是勉強的，不願意的，所以有人給她吃一點糕餅，她就吃了；以前得難受，就忍不住要哭泣；如今，她甘心守大齋，便是餓得緊，也不難受，不哭了；即使有人給她些東西，她也不吃了，何況她連這一頓飯都不吃也情願呢。

可憐的孩子，事實上她天天守大齋，已守了好多年了，自己却不知道。王貞女對她解釋的一番話，不過教她把痛苦變成快樂罷了。

安分知足

你們中也許有些人以為亞納這樣勞苦操作，挨餓受凍，穿的衣服，這麼破舊，在家裏不但沒有人疼她，還要受祖母和後母虐待，到了外面，又要受頑皮孩子們欺侮，她心裏必然難受，自怨自艾了。不！不！俗諺說得好：『愁苦的聖人，算不得聖人』。你們該知道亞納要比世俗中一切有錢人有福氣得多，快樂得多。因為有了耶穌，就比誰都富足了。不錯，她有時候苦得難受極了，忍不住要哭泣，可是一會兒，她想到吾主耶穌的苦難，就回復快樂的原狀。慣常她總是滿面春風，非常高興的，從不板着臉，掀起嘴巴和人生氣，而是有說有笑的，教人快活。自從王貞女給她解說明白怎樣為天主天守大齋之後，她更見得神樂洋洋，變成了一個真正有福份的女孩子，見了她，誰都喜歡，誰都願意和她親近，尤其是好天主格外鍾愛她。她一生欣勤事主，和悅待人，真值得天主鍾愛。

孝敬親長

前面講過亞納從小受祖母虐待，過了多年的苦生活，可是她對這個兇暴貪吝，不近人情的老奶奶，總是十分恭敬尊重，衷心愛慕，謹慎伺候，總教她稱心如意，又替她補衣服，服侍她睡下；見她要吸烟，就給她點火。有時候她去下田，買東西，望親戚，回來時，亞納已把場地打掃得乾乾淨淨，屋子裏收拾得整整齊齊，使她一見不勝驚訝。

有時候，同學們見亞納很可憐，給她一點東西吃，——一兩個黑饅饅，一半塊宿糕餅，幾粒落花生。她雖然肚子餓，却捨不得吃，她想到家裏的老奶奶，一早上，也沒有見她吃東西，便拿來放在籃子裏，微微一笑，說：『這個，我拿回去給奶奶吃』。有時候，她實在餓極了，餓得頭昏腦漲，書也讀不成，便問過先生准許，拿了籃子跑回家裏去，把東西拿出來孝敬祖母，對她說：『奶奶，這是人家給我的，你要吃嗎？』老太太慣常檢了一半，自己吃，餘下的給孫女吃。亞納吃罷，就急急忙忙跑到學校裏，免得曠廢功課。

祖母的靈魂

但亞納對她的祖母、父親和後母，不但懷記着他們的肉身，更懷念着他們的靈魂，便是一切親友、恩人、各等人的靈魂，她也都關心着。一天，王貞女見她在聖堂裏，好久還不出來，便問她：『你為甚要念這許多經？』她說：『大姑，你知道我的父親難得到堂裏，所以我替他念幾遍經；也為我的晚娘求天主，我的祖母事情忙得很，沒工夫念經，我也代她念幾遍……還有別人，我也為他們祈求』。

王老太婆心腸硬，信德淺，和窮苦奮鬥，只靠自己，不肯求天主，一味要人吃得少，做得多，通年難得進堂門，每天早晚課也懶得念，兒子，媳婦學她的表樣，越發變得冷淡了。亞納見她這樣冷淡，心裏真有說不出憂苦。她心裏難受得比挨餓受凍還要厲害。她也曾好幾次勸祖母多念幾遍，求天主降福。她的祖母却只當她是孩子氣，不耐煩聽她的「傻話」。亞納又趁她空閒高興時，勸她到聖堂裏去，說：『奶奶，活計做完了，好同我到堂裏去啦』

。王老婆婆一聽就惱了，高着嗓子對她說：『大妮，別給我胡纏，我的事情忙得不開，你還不知道嗎？』大妮還想盡力敦勸她，她就將臉一沉，罵她：『懶孩子！你要念經只管自己去。我待在家做法計，不能和你一塊去。』

於是亞納滿懷憂悶，只得獨自進堂，向耶穌訴說她的苦衷。無奈神父不在張家莊，吾主耶穌不在聖體龕裏，不來安慰她。她心裏憂苦因此格外深切，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她的心窩，壓得她回不過氣來，帶着一腔愁悶，悵悵歸家。

這種光景諒必亞納曾經好多次。有一天，她心中焦急得實在耐不住，便去找她的教師王貞女，一見面就滾到她的懷抱裏，放聲大哭。王貞女見她哭得傷心，想她必然又受了極大委屈，或者又被那一個頑皮孩子欺侮了，便大發慈心撫慰她，說：『好孩子，你怎麼啦？』她回說：『大姑，我怕奶奶要下地獄哪！』這一天，亞納才把自己的心事和盤托出，連帶提起她的父親和後母，只怕他們也要失落靈魂，所以她心裏感覺着無限的憂苦。

王貞女聽她講罷，就安慰她，對她說：『亞納，你不要失望！你一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吧

！吾主耶穌教我們說：『你們求就可以得到。』亞納便問：『那麼，我該怎樣做呢？』貞女說：『有一個極簡便的方法。你不是天天念玫瑰經嗎？——是的，——那麼，你為父親念第一份，為母親念第二份，為祖母念第三份。你求聖母轉求天主，賜你們合家四人都得升天堂。』

亞納於是照師長的吩咐做去，果然她依賴聖母的轉達，蒙主垂憐，賜予合家改過遷善的大恩典。他們的冷淡怎樣化為熱心，且待後文講述。

一朵潔白的童貞花

你們知道童貞花就是百合花，因為百合花潔白美麗，所以我們用以象徵潔德。但看聖母領報的聖像上，嘉俾厄爾大神手裏拿着一枝童貞花，奉獻給聖母，表明天神是貞潔晶瑩純淨無玷的天主的使者，又表明聖母瑪利亞做了天主的母親，依然保持着她的童貞，絲毫不礙着她的潔德。

古經中有一部「聖詠」這部經上所講的淨配，是用以代表一個熱心的靈魂，尋求她所愛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耶穌。她說：「我所鍾愛的人是我的；我呢，我也是他的，他原是喜歡住在百合花中的。」亞納一心愛慕吾主耶穌，耶穌最喜歡的是百合花，她怎會不喜歡這象徵童貞潔德的百合花呢？」

她既然愛慕貞潔，當然對於違反貞潔美德的一切事情，要深惡痛絕了，對於意在破壞她童貞美德的人，要戒備恐懼了。每當夏季的黃昏時候，鄉村婦女們大家齊到公路邊乘涼紡紗，亞納也拿了紗錠子照例參加。不料有一天，有幾個輕薄婦人講起風情粗話來了。亞納一聽便拿起紗錠，立即回家裏繼續工作。她的祖母見了便問：「你為甚不和她們一塊兒紡？」因為她們說話不規矩。——「隨你的便。現在你紡好了」。

俗配和神配

我國專制時代的風俗，子女的婚姻一律要由父母作主，父母為兒子娶媳婦，或是女兒擇

婿，往往但憑媒人從中撮合，替兩家居間傳達，說妥了，就算定局。做子女的對這件終身大事，只能順聽父母安排，不能表示自己的志願。頑固的父母更替子女一手包辦，非但不問子女同意，而且一句都不提起。尤其是小戶人家，做父母家長的，總是提早為子女定婚。兒子早娶媳婦，可以添人操作，女兒既早晚要給人家，就不如趁早許配過門，省去家中吃用；窮苦的父更可借此收得一筆財禮充家用。所以子女們智識未開的時候，終身大事，早已由父母作主決定了。民國成立後，這種不良風俗，改善得多了，大概除了交通不便的邊省或是內地以外，不致再有這種不合情理的婚姻制度了。

不幸亞納生在前清專制時代，又不幸生在小戶人家，更免不了要受這種制度的壓迫。她在十三歲上，一天突然聽說祖母已把她許配給魏村某教友家的兒子，而且男家已下了財禮聘定。這正如晴天忽然來了一個霹靂，震得她神昏眼黑！她早已立志守貞，要像大姑一樣，終身奉事天主，做耶穌的淨配。她一心愛天主，不願婚嫁做世俗人，只願有神配，不願有俗配。況且她已許願做耶穌的淨配，怎可再給人做俗配呢？

以前，她有了為難的事情，總是去找大姑援助，有了苦處，去告訴她，求安慰。這回，她遭遇的困難，感受的苦況，更是了不得，所以她聽到這惡消息，就跑去找王貞女對她說：「大姑，你素來知道我是守貞的，可是現在我的父母替我找了婆家，給我定了親啦！誰要和這家的小子相配呢？耶穌才是我的淨配！可是，大姑，我要保全貞潔該怎麼辦呢？」

路濟亞貞女想她年紀輕，不見得有堅定的意志，不懂得世俗中的事，聽了所以只淡淡的回答說：「這也沒有辦法啊！你只得求耶穌，求聖母吧！我不是曾給你說過嗎？——你求，就可以得到。」耶穌果真做了你的淨配，你就求他，他一定要保全你的貞潔咧。

按本性說，這些話實在是敷衍罷了。王貞女知道當地的風俗，又很明白亞納家中的境況，知道她合家都冷淡，她的祖母又是個心硬鄙吝，不懂道理的人，如今既然給孫女定了親，怎由得她自己作主，容她不出嫁呢？看來這件事，無論如何，是免不了的。然而天主是全能的，天主上智的宰制，人是料不到的；天主俯聽了亞納的祈求，自有使她得保貞潔的方法，使她在未嫁前，得到了致命的大恩典，早早脫離了這「涕泣之谷」，到天堂上會她的淨配，永享真福。

下編 爲主捨身

義和團

前清光緒年間，北方有一種練習拳術，佩符念咒的拳匪，叫義和團。這實在是白蓮教的餘孽，一種幫匪的祕密團體，借着「扶清滅洋」的口號做幌子，實行摧毀基督聖教，屠殺教士教民，劫掠洋人財物的大計劃。可笑清廷當國的王公大臣，連光緒的太后那拉氏在內，竟會上他們的大當，把土匪當作正經人，相信他們佩了神符，念着神咒去上陣殺敵，血肉的身軀，真個可以鎗彈不入，便決計靠這班烏合之衆，來殺盡洋人，重振滿清的威勢，結果惹起了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那拉氏帶領光緒逃難，使我們中國人蒙受重大恥辱，又賠了許多銀子，一場大風波才告平息。

那時北方的拳匪既得了清廷的庇護，便派人到處收集門徒，煽惑無知愚民，羣起暴動，

焚燬教堂，殺害教士，勒逼奉教人民背叛正教，閔下了滔天大禍。幸而長江一帶，各省封疆大吏見識好得多，不准這班匪徒在轄境內胡鬧，江南聖教才不致遭受這種無妄之災。可是光緒二十六年，（公曆一千九百年）拳匪作亂時，北方各省主教司鐸和教友們被匪殺害的，為數甚衆。

這一年春夏之交，山東義和團的頭目——「大阿哥」——到獻縣張家莊一帶，設立神壇廣收徒衆，天天練拳習武，拜佛念咒，在鄉間煽惑愚民，激起人民排外仇教的心理，誘他們加入義和團，放火燒教堂，殺「洋鬼子」，「二毛子」，（教友）保證官府不加干涉；有了他們的神符神咒，也不怕洋人的槍砲，一定可以打勝洋兵。一般愚昧無知的鄉民，被他們哄得相信了，就爭先加入，甘心做匪徒，尤其是那些遊手好閒，素來沒有正當職業的光棍地痞，更認為這是趁火打劫的絕好機會。衙門裏的差役吏胥，也借此詭詐富戶，魚肉良民。因此，華北各省匪勢蔓延，人心浮動，終於釀成了不堪收拾的大禍。

一九零零年五月，義和團操練嫻熟，撥派停當；清廷調兵遣將，諸事齊備，慈禧太

后就暗中下了一道殺洋滅教的諭旨。端王載漪先在北京誘殺德國公使，又命董福祥部下的正武軍隊和拳匪聯合，圍攻各國使館，和西什庫天主堂。於是各縣的拳匪更明目張胆，焚燒劫掠，無所不爲了。後來的事實，雖然證明了這些匪徒大都在洋人的槍珠砲彈下送了命，邪教的神符魔咒，靈驗全無，可是當時主教神父和信德堅固，寧死不肯背教的基督信友們，在這種無意識的大暴動，前前後後，被拳匪亂黨，無端殺害的，已有二萬五千餘人了。

拳匪到了！

一九零零年七月初（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底），有一股拳匪從山東竄入直隸威縣——那時袁世凱調任山東巡撫，一力主張剿辦；匪黨在山東站不住，便逃到直隸去作亂。匪黨的巢穴在大窪村，和馬家莊相去約二十里。趙家莊和魏村兩處大會口的教友們一聽得這警報，便趕緊起造堡壘，派人購置槍械火藥，積貯糧食，準備抵禦匪徒，實行自衛。但馬家莊是個小會口，只有十幾家教友，又大都是窮苦人家，實在無法抵抗。亞納的父親聽說匪黨要搶劫年

輕小女子出賣給人，只怕大妮落入匪手，更覺得非常焦急，便決計丟下母親妻子，領女兒到魏村，一同在她的婆家住下。

但亞納心裏極反對父親這種辦法，第一她立志守貞，怎容得有婆家，更怎能去住在「未婚夫」家裏。她怕到魏村的簡直比怕拳匪差不多。再則，在這危險的當兒，她捨不得離開她的祖母，也捨不得拋下她的後母。她和父親逃避了，教她們在家怎樣過活呢？所以她極力設法使父親改變主意，一路走，一路哀告着，却是徒然。末了，她和父親同到魏村，却大着胆子，趁空兜一溜烟跑回馬家莊，到家裏和祖母後母廝守着。

婆媳倆在驚惶恐懼中過了三星期，時時刻刻提心吊胆，寢食不安。亞納却不憂不急，不時安慰着兩位老人家，教她們不要害怕；給她們打柴煮飯，服侍她們，照料她們，待她們格外殷勤親熱。她給她們講各人有護守天神保護，該依靠天主，求天主保佑，聽天主安排。她們在患難中，見了亞納的好行為，聽了亞納的好說話，不知不覺的漸漸被她感化了；婆媳倆竟肯依她的勸導，同她一起念經祈禱了。這時候，亞納心裏真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天主終

於俯聽她的多時祈求了；她多時的憂慮終於一朝消釋；她心裏頓時感覺到無限欣慰！

焚燒擄殺

孝匪初到大窰村，便來馬家莊把教堂焚燬，七月二十二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匪黨又來了，這天一清早，馬家莊村人就聽得大隊人馬喧嘩吶喊，從東方殺進村來，身強力壯的王老奶奶遠遠聽得人聲嘈雜，便喊聲不好，跛腳向外飛奔，逃到田野裏躲起來，家裏一點東西也不拿，媳婦孫女，更不在她心上。後母總算賢惠，就拉着亞納的手，一齊逃到學堂裏去。

那裏已有許多奉教婦女們帶領着自己的子女前來避難了——實在這地方明明不是安穩的避難處，大概她們是預先約好了，來死在一處的。那裏有王王氏，和她的九歲兒子安德肋和五歲的女兒瑪加利大；有劉瑪利亞一手抱着她只有十個月的嬰兒保祿，一手拉着她的女兒德肋撒；有在家的和馬家的兩個婦人，此外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王李氏亞納，她十年來

在本村施診給藥，救護教外嬰孩，一會兒慘痛的悲劇就要在這地方演出了。

婦孺們被恐怖的气氛籠罩着，個個嚇得瑟瑟地抖。只有十三歲——照中國人算法是十四歲——的亞納這女孩子，還能鎮定心神，不致張皇失措，對衆人說：『現在我們該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我們大家念經祈禱吧！』這話剛說完，幾十個如狼似虎的孝匪已打破大門，湧進來了。匪徒們拿了槍衝到院子裏，還拖着一個窮苦老頭兒王玉梅回來。王老頭年紀已有七十歲了。那六十多歲的老亞納一見，惡黨手裏雪亮的大刀，就嚇得神昏顛倒，不要靈魂只要命，第一個跑出去，大喊，『我不是教友！』這句背叛天主的話，教小亞納姑娘聽了痛心澈骨，便不顧一切，上前去央告她，說：『媽媽，你不要這話哪！你是一輩子奉教的啊！升天堂你不要嗎？』接着又說：『你要記得許多嬰孩在你手裏領過洗，他們如今在天堂上等着你，你倒願意下地獄嗎？』

王老婆婆頓時啞口無言，只得沒精打采的跟着小亞納回到課堂裏。

踏上了犧牲的道路

過了一會兒，拳匪們在村子裏弄到了一輛大車，拉到學校大門前，逼着避難的婦孺一條上車。匪黨押着衆教友向大窰村進發，一路顛簸擺擻，緩緩前行；還怕她們在路上脫逃，便拿出刀槍，前後左右監視着，寸步不離，和押解江洋大盜一般。他們一路走，一路侮辱咒罵；有人問他們：『為甚要拏我們，殺害我們？』便說：『只因你們奉洋教，才拏你們去究辦。你們果然肯悔改，就可以救你們，否則，就拏你們去開刀！』

一路上，惟有小亞納不慌不忙地安慰衆難友，勉勵她們依靠天主，忍受一霎時的痛苦，換得永遠的福樂；不住勸告她們要勇敢堅決，為天主致命。她說：『你們切勿背教啊！一會兒，我們都升天堂啦！』

第一個開刀

女教友和孩子們被匪綁架到大窰村，教外人在村口等着看殺教友的，已人山人海了。王老頭兒坐在車沿上，有一個拳匪指着他，說：『我們拿他做榜樣，殺給娘兒們瞧。』

當下，便有幾個匪上前把王老頭拉下來，惡狠狠地一陣拳打腳踢，就把他打倒了；其中的一個就提起矛子，照準他的咽喉刺去；另一個，一刀砍下了他的頭。拳匪們見頸腔裏的鮮血濺出來，顯着十分暢快，便得意洋洋地，大搖大擺，走進了他們的營房。

『天堂門開了』

他們把俘虜們的車輛帶進了一座院落。那面南的上房裏，義和團的「大阿哥」高坐堂皇，兩邊站着幾個做護兵的小嘍囉。西廂房裏有許多匪黨和本村的教外人。東廂房空着，匪黨便把奉教婦孺驅入這屋裏禁閉起來，門外有兩個嘍囉站着做看守。這兩個小匪中，有一個姓

蔡，在（一九三五）六十一歲，下面的事情便是從這姓蔡的口中得來的。

一會兒，「大阿哥」走到東廂房門口，宣告：『皇上不准你們信奉天主教，你們悔了教，就可以放你們；不然，就把你們殺死。你們仔細想想吧！肯背教的，只要走出來，到西廂房，那裏有人替你們保釋。』

匪首一走。亞納就喊：『不出去！不出去！我們是教友哪！天堂門開了。』

緊要關頭

劉家的婦人起來出去，到西廂房去了！哎喲！小亞納一看見，真難受極啦！她竭力央告她，喊着：『留着吧！留着吧！』無奈劉家的婦竟掉頭不顧。不料，一會兒，她的後母平氏也背教出去了，走進了西廂房。這當兒，她的心，真像被一柄鋒利的劍刺透了一樣，說不出是怎樣的慘痛。她一見母親起身要走，頓時雙膝跪倒，哭着哀告着，說：『媽！媽！回來啊！回來啊！你不奉教了嗎？』她心裏苦極了，連哭帶說，聲音悲慘至極，甚至教兩個看守的匪

徒聽了也動心。

亞納的後母平氏却做不聽見，一直向西廂房走去。她進了屋，知道劉家的已由教外親戚具保開釋了，非但不殺，還可以自由回家，自己背棄天主還不算，更回到東屋裏，勸她的好朋友馬王氏背教。但馬家的却回說：「我生平不曾熱心恭敬天主，現在我要為天主致命，救自己的靈魂。」小亞納心裏正萬分酸苦，聽了這話，頓覺精神一爽，欣慰滿懷，希望她的後母因此感動覺悟。豈知王平氏誘不得朋友，便放出做晚娘的身份來，逼迫她的女兒，對她說：「亞納，現在你還不跟我走？我們回家去吧。」亞納回說：「媽媽，出了這屋子就背教呢，我不願意背教！媽啊，你回來，回來吧。」

這樣，母女倆爭吵了好一會兒，王平氏就進屋子抓住了女兒的手臂，硬要把她拖出來。亞納却使勁掙扎着，哭着，吵鬧着，死不肯出來，喊着：「我要信天主，我要奉教呀！我不願意背教呀！耶穌救我！」看守的傭兵見了這種光景，也覺得十分稀罕，不想十四歲的女孩子竟是這樣剛強決烈，不由得暗暗低頭敬佩。

王平氏見女兒執意不從，再三拉她，她扳住門框子，死也不肯走出來，便懷着一肚子的氣，罵一聲「該死的傻東西，恁地不識好歹！」她趁勢一鬆手，亞納就掙脫了，趕緊跑到屋子裏，却轉身對她喊着「媽媽！回來吧！回來吧！我們一塊為天主死吧！」可惜哪！媽媽沒信德，怕死，不肯為天主致命；她平時不熱心，也得不到這一直升天堂的大恩典。她只想保全自己的窮性命，見自己拗不過女兒，自以為已盡了做娘的責任，再也顧不得她的死活了，所以她讓亞納獨自叫喚着，放了手，就頭也不回，逕自到西屋裏找人保出，脫離虎口，趕快回家。

夜裏的祈禱

天漸漸昏黑了，匪徒們便點起幾枝蠟燭，防俘虜脫逃。蠟燭是他們從聖堂裏刮掠來的，亞納一見就認出了，對同伴們說：「這是我們聖堂裏的蠟燭呀！你看光亮多麼體面啊！可是天堂上的光榮還要體面呢！」停了一會，她又說：「天晚了，我們念晚課吧。」大家於是面

對燭光，端端正正跪好了。亞納原做馬家莊會口的女領經，這晚上，便領導着同難女教友恭行最後一次的晚禱，盡這最後一次的聖職。她們公念這最後一次的晚課，比平時加倍虔誠，亞納發出讚美天主的聲音，更使人覺得鏗鏘悅耳，表現出她內心的熱情。

下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衆拳匪排了隊伍，齊到這院子裏來聚會，有一個擎着一面大紅旗在前開道，旗上繡着四個大字「扶清滅洋」。他們押得虜們走出來。排在匪隊的中間；匪首說：「把她們解到城裏交給官府究辦。」話雖然這樣說，實在他們別有用心。

大家步行魚貫上道。頓時哄動了合村教外人，大批羣衆跟着匪隊出大窰村，到刑場上看殺人。

不肯教的婦女孩子共計有九人，亞納在中間，一路走，一路念經，鼓勵比她小一點的孩子們，顯着非常勇敢剛毅，視死如歸的偉大精神。有人聽她對近邊的幾個拳匪說：「到了刑場上，該第一個殺我。」但事實上，仁慈天主奇妙的措置，恰是相反，要她激勵他人，安排下教她死在最後。

匪徒們押着俘虜，走了有一里路光景，首隊的匪首就下令止步。這地方沿路有一道長方的淺溝，長十五尺，寬六公尺。孝匪頭目便指着這條溝對女教友們說：『這裏就是你們的刑場。你們既然不肯背教，就在這裏把你們殺了吧。』

綁匪和俘虜們於是一齊下來到溝裏。亞納竟像做了匪黨的首領，下命令似的吩咐他們，說：『要殺我們，先得等一會兒！』孝匪們就等一會，同時拔出朴刀預備一下。亞納便教信友一齊面北跪下了。因為最近的經堂在魏村，是在北面；那裏，吾主耶穌正在聖體龕裏。接着，她自己也就跪下了，跪在衆人前面，領導衆人高聲念經，發痛悔。她領導她們究竟念了些甚麼經，我們可不知道了，因為那時的光景，是據那當時加入匪黨，在場目親，後來歸奉聖教的幾個教友講的。他們做孝匪的時候，當然不懂得她們念的是甚麼經文，也就怪不得他們辦不出了。不過，據說亞納領導信友們念了好久的經文，想必那幾遍日常念慣的經，都念過了。

小安德肋首先致命

念罷了經文，那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王王氏的九歲兒子德安肋却哭起來了，嚷着口渴，要喝水。一個孝匪見了居然強盜發善心，便到田裏摘了一個黃金瓜，一刀切成兩半并，把一半授給孩子教他吃；瓜汁淋漓淌出來，顯見得是鮮美可口。孩子正渴得難受，見了便欣然接受，說聲：「謝謝你。」匪更加動心了，便鼓起勇氣對頭目說：「這孩子幹了甚麼壞事情？我們怎好殺死他？把他交給我，讓我領回去養他吧。」

頭目還沒有說甚麼，他已遇到堅決的反對了，這却是他所料想不到的，小安德肋的母親一聽他說，要把自己的兒子領去收養，就知道這件事萬萬使不得，兒子教孝匪撫養長大了，豈不要一輩子做異教人，從此認不得天主，永遠失落靈魂嗎？當下，她把小安德肋緊緊摟在懷裏，却用堅決而溫和的語氣，表示斷然拒絕，說：「我奉教，我的兒子也奉教。要殺，把我們母子倆一併殺，只是你們得先殺我的兒子，後殺我！」

頭目冷然說：「就這麼吧！」說着便拔刀出鞘。真奇怪，天主聖寵奇妙的作用來了！剛才哭着嚷口渴的小安德肋，這會兒知道升天堂的時候到了，便丟了那半月黃金瓜，從容不迫地雙膝跪下，溼着身子，伸出小項頸，笑容滿面，望着自己的母親；匪首手起刀落，就把他的小靈魂，送上了天堂。隨後他的母親和五歲的妹妹，也就相繼受戮。

老亞納二次受誘

跪在北面不遠，是老亞納、王李氏和馬王氏。孝匪們殺了王王氏母子，便揮着鮮血淋漓的大朴刀，走過來問她們，「你們肯教不肯教？」兩個老婆婆齊聲喊：「不肯教」，只見兩把大刀向上一幌，兩顆人頭就滾落地上了。

九個婦孺到此已殺了五個，只剩下崔王氏一手拉着她的六歲女兒德肋撒，懷裏緊抱着十個月的兒子保祿，和亞納一傍跪下，誦經祈禱。一個姓宋的孝匪，就走過來，一刀砍下了德肋撒的頭，接着，又抓住了崔王氏的髮髻，往後一拉，使她仰面朝天，照準她的咽喉連砍三

刀，才把頭砍落，她雖然身首分離，手裏還抱住嬰孩不放。宋匪見了便上前抓住了保祿的一條小腿，倒提起來，在空中耍了一回，對在場觀衆大喊：「奉教的都該死！」說着，就舞動大刀，舉手一揮，把嬰孩斬成兩段，扔在他已死母親的身邊。

最後的犧牲

如今只有亞納獨自面對魏村的聖堂跪着了。她跪得挺直，捧着手，雙目向天，高聲朗誦經文，格外見得端莊貞靜動人憐愛。全體匪黨和旁觀羣衆的視線，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了。在衆人的心目中，她是多麼端莊美麗，多麼令人肅然起敬啊！這時候，她心神超拔，好像已不在人間了。看她的模樣兒，一點也不像是準備上刑場受苦被殺的光景，却是來過百廢的大好日。上一夜，她把自己的衣服整理過了，揮去了飛塵，拉平了綉紋，齊齊整整的穿上；她的髮辮也已梳理過了，打成了一條烏黑光滑的大辮子，似乎她曾把自己盡力修飾一番，準備在來朝和她的淨配締結神婚。她今年已有十四歲了；在這十四年中，可說已歷盡艱辛，飽嘗困

苦，挨飢忍凍，在家受虐待，在外受欺侮，但一切都忍受了，惟有在祈禱中求安慰。現在苦日子熬出頭了，肉身上的痛苦她還忍得，精神上的痛苦，却是難再忍受！她已許願終身奉事天主，必須貫徹她守貞的志願，可是惡劣的環境不容她守貞，這便是她感受的最大痛苦。現在，好了，她的志願可以貫徹了，天主賜她這致命的大恩典，把她的一切艱難困苦全部解脫。她渴願為主捨身流血的心，比誰都熱切，拳匪一到大甯村，她早已成竹在胸，雖然曾被父親哄到了魏村，依舊逃回馬家莊等候着時間的來臨。

姓宋的匪首細細看過了亞納的形狀，不由得驚奇納罕，舉刀欲砍的時候，不由得漸漸放下來了。他自言自語的對同黨說：「我們留她做丫頭，好不好？」一個說：「好便好，可是皇上的諭旨違不得，非救她背教不可，」宋匪於是走到她面前，問：「你肯背教呀？」亞納正在祈禱出神，竟不聽得。他就提起手，推推她的額角，再問她背教不肯教。一經這人的手指觸着她，小貞女就驚醒了，頓時跳起來，倒退不及，大聲：「勿觸着我，」接着，她定了神，坦然說：「我奉教決不反背；要我背叛天主，不如死了好得多！」

致命升天

宋匪奸心還不死，再逼着她問一遍：『你如果肯了教，我就把你配給富貴好人家，你就享福過好日子了。』亞納回說：『我不肯教，而且我已經許配了。』同時，伸手指着魏村，表現過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姿勢；又說：『我已許配給魏村了。』人們以為她的祖母確已把她許配給魏村某姓子，豈知她的意思是說淨配呢。

宋匪聽她說不肯教，恨極了，立刻拔出刀，砍她的肩膀，削去了一塊肉，再問她肯不肯，她仍舊說不肯，於是宋匪又砍去了她的一個肩膀。亞納跪在地上依舊勇敢鎮定，捧着雙手，她仍舊說不肯，於是宋匪又砍去了她的一個肩膀。亞納跪在地上依舊勇敢鎮定，捧着雙手的舉目仰望上天，面露快樂的笑容，說：『天堂門開了！』隨後她仍端跪着低聲喊了三聲『耶穌！』然後引頸就戮。

宋匪刀起，貞女的頭隨刀落地；她的靈魂頓時飛向天堂。投入她的淨配懷中。

據當時的見證王金玉說：『怪得很，貞女的頭被砍落地，她的身體，却依然直挺挺地跪着

不倒下；過了好一會，還是不倒，才被一個匪徒過去一脚踢倒了。這一脚踢在聖屍的背上，但聖屍倒下後，依舊直挺挺躺在地上。

庚子救難，河北威縣馬家莊教友被匪殺害的，共計男子一名，婦孺九名，名單如下：

王玉梅，若瑟，七十歲男；王王氏，三十四歲，子安德助九歲，女德肋撒五歲，住鍾官營；王李氏，五十歲；馬王氏，五十七歲；崔王氏三十歲，女六歲，子未滿周歲，住小房地方；王亞納貞女。十四歲。

在光榮中

那時候，魏村有一個八十歲的老婆婆王劉氏，是個率真誠篤，熱心行善的老婦人，說的話當然可以信得。她素來認識亞納；亞納致命這一天，她看見這位小貞女升上天堂，身上穿着藍色和綠色的綢衣裳，頭上戴着花冠，看去非常美麗。

這一幕屠殺的慘劇演畢後，匪黨就把這些被害者的屍身歸併在一處，蓋上些泥土，草草

掩埋了，揚長而去。九位致命婦孺的遺體就在這樣潮濕的塚中，萎葬了十五個月。

清庭和各國議和後，華北各省的拳匪都已剿滅了，一班妄信匪徒，以致惹下大禍的王公大臣們，也已受到了相當懲罰；清帝載湜（即光緒帝）更下了幾道上諭，命地方官保護教士教友。一場惡風波，頓告平息。馬家莊這小村子，也就回復了從前的昇平氣象，本堂神父繼續傳揚天主聖道，女學堂的教學員女，又開始教導教友人家的孩子了。於是諸位致命的家屬，就預備把殉難家人的遺體起出改葬，要體體面面地舉行一番儀式，自然，她們捨身流血，做了天主的證人，如今在天堂上已享有極大的榮光了，世界上這一點體面光榮，算得甚麼？但她們給合家人，給合屬信衆立下了這些最大、最高的好表樣，在天主台前做全家，全會口的中保，替他們求得種種神恩聖寵，在世的家人信友，原該紀念她們，向她們表示景仰和感謝啊！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馬家莊信衆公葬被難教友，先由縣官帶領通班皂隸，到場掘出屍體，一一檢驗後，分別交由屍屬認領，有大批教內外人士，到場參觀。大眾以為這樣掘了

一大坑，十個做一堆，草草掩埋的屍體，必然已經腐爛不堪，辨認不出了，那知大大小小，十個屍體出土後，一個也沒有腐爛，十位為義致命者的形軀，依然完好，面目如生！這就使在場目親的羣衆個個驚奇，竊竊私議。當時有一位教外老秀才，對人說：「你看，這可見天主教實在是正教了。要是十個義和團，這些屍身早就爛得不知怎樣咧！」

亞納的殯葬，行的禮儀極鄭重。改葬後，教友們都把她當作致命聖女一般看待：害了病，就求她轉禱，有些人還說她顯了許多次靈蹟。她第一個聖蹟就是使她合家人回頭改過：冷淡的祖母從此變成熱心，得到了安死善終，臨終時，求天主赦免她一生的罪過，饒恕她以前虐待了這個孫女；她的母親變得十分熱心，再三再四，念經做補贖，補贖她背棄天主的罪；父親也肯善盡教友的本分了，後來不幸瞎了眼，困苦非凡，却始終安心忍受，借此補贖他一生的罪過。他曾求自己的女兒轉求天主，賜他復明，却没有求得，想必這是因他害了這殘疾，肉身雖然受苦，靈魂却有好處，所以亞納沒有求天主開明他的肉眼，却開明了他的神目，賜他能安心忍耐，順聽天主安排。

紅色的百合花

五十二

最近藍主教 (Mr. Lhoart) 和崔主教 已着手籌備向羅馬聖部提出亞納列入真福品的請求了，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把王亞納重貞致命的聖骨，供在祭台上，使全國信眾公開敬禮這位給中華聖教增光生色的貞烈奇女子。

紅 色 的 百 合 花
全 書 六 卷

第一卷：

真福若瑟張大鵬傳。真福日羅尼莫，盧廷美，老楞佐，王賓，亞加大林貞女合傳。

第二卷：

真福若瑟張文淵，保祿張昌品，若翰羅廷蔭，瑪爾大王羅氏合傳。

第三卷：

真福文若望司鐸，瑪爾定吳學聖，若望張天申，若望陳顯恒，路濟亞易貞女合傳。

第四卷：

亞納王貞女傳。

第五卷：

血染黃河上集。

第六卷：

血染黃河下集。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民衆讀物叢刊



本叢刊是新時代的產物
內包容極廣：各派學說，
各主種義，小說，戲劇，
各散文，小品……

第一輯
共本四十二
已經出版

本叢刊的執筆者是現
都知名之士：于斌總主教，前京版
益世報發行人，若牛望，前北平上智編譯
館長方豪，現任中國公使館秘書長，吳經熊
，前文藻月刊主編，楊慕時，現任博
美英國中文月刊主編，蔡任漁，現任輔
仁大學教授張秀亞女士……

第二輯
亦本四十二
繼續出版

本叢刊定價極廉，零售
每本祇港幣一角。預定全年
更廉。每本四十二連郵祇港幣
二元。



程野聲主編

是教師的參考書籍

是學生的課外讀物

是課本的補充教材

是大眾的精神食糧

紅色的百合花

第四卷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月初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版

承印者：
聖類斯工藝學校

出版者：
香港眞理學會
干諾道中八號
皇帝行二樓

編譯者：
王昌社

定價：
港幣四角

24
101063
(39)

101063
(39)



M. K. SOANI

T-4

68